

一年來的東南亞局勢總結與瞻望

羅石圃

(一) 八一年局勢變化的序幕

一九八一年的東南亞局勢變化，由中共總理趙紫陽於元月下旬訪問緬泰揭開序幕。在此之前——一九八〇年底，則有泰國首相普瑞姆及新總理李光耀先後應邀訪問北平；而在趙某抵達仰光前夕，又適值緬外長字萊茂訪越經泰回到仰光。緬外長曾在曼谷透露：河內要求與泰國儘快舉行會談；泰新領袖訪平，乃代表「亞西安」表明與中共聯手反擊俄越侵棉的基本立場。那就是1.由棉共獨佔的「民主高棉」政權，必須容納非共棉人抗越各派，組成聯合政府；2.北平如需與「東協」繼續聯手反抗越俄，便必須切斷對五國共黨的支援，如果此兩項要求不能達成，此一區域組織便難免會與越俄妥協，而以緬甸為魯仲連。因此河內透過緬外長所表示的急於與曼谷談判，即為與「東協」妥協的先聲^①。

一黨專政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乃由軍方與緬共親俄派聯合組成，蘇俄自可經由緬共影響仰光的決策，其外長字萊茂的河內之行，顯然是出於莫斯科的授意；而趙紫陽訪緬，正是唯恐仰光偏向蘇俄^②。趙某在曼谷與普瑞姆所從事的閉門會談雖莫明底細，但在他離泰前，親政府的「曼谷郵報」即以頭條新聞，報導棉共將與非共抗越各派組成聯合政府，由宋山擔任總理；且謂棉共的三巨頭——波特、喬森潘、英薩利均會自我流放到北平^③。此項報導正可顯示出：趙紫陽乃啣命到泰，轉達了中共對「東協」要求之一的承諾。

至於中共能否切斷對「東協」五國共黨的支援？趙此次訪泰時雖仍然閃爍其詞，惟在八月間他所作的「亞西安」四國之行，

註① 李光耀答覆〈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訪問，一九八〇、九、廿六〔南洋商報〕刊出，三版。

註② 「趙紫陽訪問緬泰的背景」，〔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元、廿八，二版。

註③ 〔曼谷英文郵報〕，一九八一、二、一，一版。

則已表明了今後中共對這些共黨伙伴，只保留政治與道義上的關係，所有原設於中國大陸的各國共黨廣播電臺，亦已異地發音。此固然是藕斷絲連，待時而動，惟已表明了「亞西安」聯中共以反擊越侵棉的外交戰略，在兼制北平方面，已獲得初步戰果^④，至於如何促成棉人抗越三邊聯合陣線的組成？又如何乘北平降低對五國共黨支援的機會，以個別及聯合肅清國內共黨叛亂，達成安內的願望？則都已從過去的這一年開啓了契機。

(二) 「亞西安」外交戰略步入了兼制中共階段

自一九七九年河內挾俄援出動廿萬正規軍公然侵棉以來，「東協」五國及緬甸的安全，便已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尤其是泰國岌岌可危，大有人爲刀俎之勢。但至中共出兵攻入越北，迫使河內不得不從高棉戰場抽調精銳部隊北返馳援，而仍留高棉的越軍，士氣亦難免受挫，以致棉共殘兵得以集結於棉西毗鄰泰境的山區，重整師干，建立抗越復國基地；同時，自由棉人的抗越勢力亦乘機紛紛崛起。從「東協」立場言，中共出兵攻越，不但對棉共有「圍魏救趙」的效果，且可牽制河內不敢從高棉繼續南侵；尤以北平從越北自動撤軍後，仍然陳兵越寮北部，隨時有捲土重來的可能，更可迫使河內在高棉作戰，不敢逾越泰國的雷池。所以此一區域組織乃有聯中共以反擊越俄侵棉的表態。

曼谷政府容許棉共假道泰境，以取得中共的支援；「東協」在「聯合國」合力維護「民主高棉」流亡政府的代表權，以防金邊傀儡政權取得國際壇坫的席位。這些都是「亞西安」努力以赴的表現，也正是北平反霸的企圖。所以在一九八一年以前，一般認爲「東協」已墜入中共的反霸統戰彀中，且擔心一旦蘇俄在印支的勢力被迫消退，三邦共黨親「華」派便將取代親俄派的政權，使中共向「東協」國家輸入戰爭的口岸又可重開；其分佈在各國的造反伙伴，於獲得來自印支的補給支援時，更可升高擴大叛亂。這對「東協」聯中共以制越俄的戰略而言，豈非引虎拒狼？

然而進入了一九八一年，「亞西安」聯合北平以反擊越俄侵棉的戰略，即已步入了兼制中共的階段。當一九八〇年「聯大」落幕後，李光耀即代表「東協」向北平表明立場，聲稱棉共由於執政期間嗜殺殘暴，已使惡名昭著於國際之間，假如「民主高棉」流亡政權不能迅速與非棉人抗越各派組成聯合政府，藉以改變其國際形象，則來年「東協」在「聯大」對其代表席位的維護，將無能爲力。李氏之言，顯示出：高棉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將由金邊取代只是時間問題；且表明了北平如有誠意爭取「亞西安」的合作，便必須斬釘截鐵地切斷對五國共黨叛亂的支援，否則「東協」對於中共，將如越俄一樣，視爲敵人^⑤。

註④ 「趙紫陽訪問『東協』四國的任務與評價」，本刊，廿卷，第十二期，拙著。

註⑤ 同註④。

李氏發表此項談話後，中共即主動邀請他和普瑞姆先後訪平，顯然都是以此為談判主題。所以到了一九八一年，「東協」與中共在繼續聯手以反擊越俄侵棉的同時，也出現了「既聯合又鬭爭」的情勢。趙紫陽於是年元月訪問緬泰後，再於八月有「東協」四國之行，其主要目的即在代表中共答覆李光耀所提出兩項前題。其間有七月中旬所召開的「聯合國高棉問題」會議，旨在尋求高棉問題的政治解決。在會議召開之前，北平原曾強調高棉問題的解決，「從戰場所得不到的，斷不能寄望於得自會場」——亦即主張使棉戰長期拖延，俾將河內親俄政權拖垮，並加重莫斯科的戰費負荷。但當會議舉行之時，中共為了遷就「東協」，仍不能不派遣代表參加，這便是「亞西安」兼制北平戰略的一項勝利^⑥。

(三) 促成棉人抗越聯合政府籌組的意義

對聯合國依據一九八〇年聯大決議所召開的解決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越俄都早已表明拒絕參加；然而「東協」始終敦促定期召開。揆其用意乃在利用會議作成的缺席裁判，在國際間更進一步地醜化俄越侵略的面目。此既可為今後在「聯大」繼續維護「民主高棉」流亡政權的代表席位鋪路，又可加強各國對河內的經濟制裁，使它再也爭取不到國外的經貸。這是「亞西安」對俄越的國際政治作戰目標。此外，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各派得以應邀與棉共同等參加大會，應歸功於「東協」之助；而「東協」提出的建議中，更規定在越軍撤離後，由棉人抗越各派組成臨時聯合政府，俾在國際監督下舉行選舉使新政府產生；並且主張在此一過渡期間，須由「聯合國」派兵入棉維持秩序，而將所有棉人部隊一律解除武裝，俟新政府成立後再行建軍。這又是「東協」針對中共和棉共的一項政治作戰。

北平對「東協」藉此國際會議打擊越俄的目標，雖深表同意，對邀請非共棉人抗越各派參加會議，為了遷就「亞西安」亦不便不予贊同；但在解除棉人所有部隊的武裝問題上，則斷然反對，實已暴露了中共今後仍將指使棉共武裝奪權的野心陰謀。此不僅形成了「東協」與北平代表在會場上的針鋒相對，更加重了此一區域組織與它聯手反霸的戒心。在另一方面，河內適於此時召開印支三邦外長會議，呼籲「東協」及緬甸與三邦舉行會議討論高棉問題，並稱此乃區域性質的爭執，無須付諸國際壇站。北平自不能不顧慮到「東協」對此會有所響應。所以趙紫陽在上述國際會議落幕後，即有「東協」四國之行^⑦。

一年來，「亞西安」對越俄侵棉的外交作戰，已採取了兩面進軍：在正面為聯中共以反擊越俄；在側面又須兼制北平——迫使它無法再以高棉為附庸，也使棉共不能再於越軍撤離後捲土重來。棉人抗越各派於九月初在新加坡舉行了三邊會議後，旋即在

註⑥ 「意見分歧的聯合國東埔寨會議」，本刊，廿卷，第十二期，葉伯棠著。

註⑦ 同註④。

曼谷磋商成立聯合政府的細節；雖因宋山不願在閣員鼎足三分的決定下出任總理，而使談判觸礁，但已促成了水火不容的三派能够集首一堂，都願以商談解決問題。這也顯示棉人抗越聯合政府已於這一年奠定了始基^⑧。

(四) 「東協」藉攘外而安內

誠然，東南亞的自由國家——包括「東協」五國及緬甸，其心腹之患都在於國內的共黨叛亂，且都是經由中共哺育支補而形成，一致遵從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路線。所以與北平聯手反霸，都有引虎拒狼的危機。如何迫使中共在籠絡「東協」聯手反擊越俄勢力擴張的情況下，放棄它對各國造反伙伴的支援，實是「亞西安」的重要課題。自一九八一年開始，「東協」此一兼制北平的任務，在推進上已非常鮮明。由於中共對「東協」所提出的此項要求，須經過「六中全會」作成決議後，才能由趙紫陽訪問四國予以答覆，可見他所作的承諾，雖然對其造反伙伴仍是藕斷絲連，但「東協」對此所給予的壓力之沉重，即不難推知^⑨。

「亞西安」明知北平對各國共黨只是指使它們暫時收斂，以便乘機待時，惟各國政府都已乘北平不得不降低對它們的支援之際，大力剿共，且在聯合進軍之外，又從事聯合緝私，俾由堅壁清野而迫使共軍糧秣斷絕，遂不能不響應政府號召棄械投誠。一年以來，值得大書特書的，首推馬共主席穆沙阿末的投誠。他曾公開宣佈馬共和泰共的叛亂行動，都是決定於北平。繼後馬共份子紛紛走出山林，向政府軍輸誠歸順，以致全由馬人組成的馬共武裝第十團從此解體，其仍留在窠巢中的馬共，亦已在聯防的泰馬剿共軍警兩面包圍中，走上了絕路^⑩。

對於盤踞在東北、泰北、泰南三個基地的泰共武裝，自十六年前開始，曼谷即動用了軍警分別進剿，不但無法堵住叛軍的竄擾，且使其採用分進合擊及互相呼應的戰法，造成了全國一半以上府治都淪為共軍竄擾區，但到了一九八一年，普瑞姆政府採取政治重於軍事的剿共政策——澄清吏治，給予邊民反共自衛武裝，及號召共黨份子來歸，既往不咎。因此，盤踞於東北、泰北的共黨已被掃穴犁庭，以泰南馬泰邊區為窠巢的泰共，亦只剩下最後兩處基地。據泰國軍方於十月下旬宣稱：泰共的「人民解放軍」經過政府軍大力清剿後，已經潰不成軍，其泰南山區的最後巢穴，不久亦可攻克，泰國即可恢復十六年前沒有共軍叛亂時的常態。由此即可表明一九八一年，乃為泰國安內的一年^⑪。

註⑧ 「高棉抗越三邊會談的經緯與評價」，本刊，第廿一卷，第一期，拙著。

註⑨ 同註④。

註⑩ 「馬共主席投誠的經緯與啓示」，本刊，第廿卷，第六期，拙著。

註⑪ 「泰國剿共工作的檢討與展望」，本刊，第廿一卷，第三期，拙著。

在新加坡和印尼，這一年都沒有共黨的蠢動；在非律賓，除不斷有共黨繼續集體繳械歸誠而外，親北平的非共「新人民軍」司令員亦已陣亡，共黨的叛亂已經日益消沉。這些都是「亞西安」五國一年來有目共親的可喜現象。最令人驚異的，為自獨立以來即有各派共軍紛起的緬甸，在過去這一年內亦能暫免於共禍。自中共與俄越為爭奪印支三邦都爭相拉攏仰光以來，北平唯恐仰光偏向莫斯科，曾將其一手扶植的緬共武裝撤至雲南，惟自一九八〇年秋以來，被中共遺棄於緬中山區的緬共白旗派殘兵，於竄至薩江東岸後，取得了駐紮於湄公河東岸的越軍支援，乃得以「金三角」為基地，對中共賴以輸出毒品的口岸造成了鳩佔雀巢的局面。北平對此自然不能容忍。

趙紫陽於春間訪緬的任務之一，便是與仰光討論對這股緬共的剿撫問題；而緬外長在趙某訪緬前飛往河內，亦被認為出於蘇俄授意，旨在透過越南促使此股緬共接受收編。至仰光宣佈與此股緬共談判破裂，一般都擔憂親「華」緬共將從雲南再入緬北發動戰爭。惟這一年以來，此一多事地區仍未聞聲鼓。這或許是由於俄越及中共都不敢再在緬甸發動代理戰爭，乃使盤踞於「金三角」的緬共得以兩面逢源而使然^⑫。

(五) 東南亞自由國家的繁榮安定

東南亞自由國家一年來的剿共安內工作，其所以能够成就可觀，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東協」所訂聯中共以反擊俄越侵棉的外交戰略，具有兼制北平的作戰目標，使各國共黨難以獲得中共的援助；但亦應歸功於各國在經社方面的建樹。由於共產國際在亞洲的激烈爭執係以印支三邦為焦點，不但無暇擴及自由地區，且在向「東協」及緬甸爭寵，遂造成了這些自由國家得以埋頭建設；加上得道多助，外資及經技援助，都紛紛而來，遂使各國由繁榮而產生了安定和平，亦為其安內工作奠定了治本之基。

小國寡民的新加坡，其近年來的工業起飛，已被認為奇蹟，在八一年，有亞洲最大最新型機場之稱的「章宜機場」，已於七月一日啓用；海港的擴建，也已超過了日本的橫濱而躍居世界第二，地位僅次於荷蘭的鹿特丹，經濟的成長率，預計可能達成百分之十，在舉世經濟不景氣的衝擊下，「東協」國家的經濟成長，都能達成或超過預定目標。這固然是出於此一區域組織經技合作的成果，而舉世自由國家的資金都不斷湧入，也大有助於經濟繁榮。單是美國民間資金的投注，即已超過了四十億美元^⑬。

當俄越發動侵棉戰爭之初，克宮和河內原以為在侵棉越軍逼近泰邊的情勢下，「東協」國家都有壘卵之危——隨時可以興起硝煙砲火，不但外資不敢投注，連已投注的外資甚至國內資金，亦將儘可能向國外轉移，在此種危殆之際，便唯有要求和談，誰

註⑫ 「中共與緬甸關係的陰霾」，本刊，第廿卷，第十期，拙著。

註⑬ 「東協經濟發展的觀測」，本刊，第廿卷，第二期，張耀秋著。

知「東協」國家居然繼續達成經濟成長，外資仍不斷湧入，連位於最前哨的泰國，其經濟成長率，據專家預估，八一年仍可達成百分之六點五的指標，曼谷所訂的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實施的五年計劃，所需投資總額為廿億美元。八一年二月美國及歐市國家、世銀、亞銀等代表在巴黎集議，決定共同支援。至六月間，國際貨幣基金會即決定貸予泰國九億四千萬美元^⑭，顯示「亞西安」國家經濟的發展多半得力於自助人助，而援貸的國家，並無視於來自高棉的侵略戰爭。

經建所造成的繁榮不但帶來了政治安定，更值得重視的，是馬來西亞的政柄也得以和平轉移，胡仙翁於八一年七月因病自動退休，依照憲法將總理職位交由副手馬哈迪接任。同時緬甸總統尼溫於告老辭職時，亦順利選出了山友為繼承人。在菲律賓，八一年乃為政局最危險的關頭——馬可仕宣佈結束軍法統治後已定是年為大選之年。自菲國獨立以來，歷屆大選，都是非共及其同路人利用競選者發動學潮形成社會暴亂的大好時機。如今軍法統治既已結束，所有在軍政時期被監禁的黨人多已獲釋出獄，在政黨復活言論自由的情勢下，赤色學潮勢必捲土重來，取消了戒嚴令的軍警，亦將無能為力。然而在八一年大選期間並沒有發生流血暴亂，而馬可仕亦得以重掌政權，這在「東協」是值得慶幸的。

四月一日，曼谷雖曾發生軍人政變，但在普瑞姆首相偕泰皇伉儷由曼谷轉到柯叻後，即命令效忠部隊開往京畿平亂，同時由皇后代表泰皇以廣播曉諭叛軍，指出值此敵軍壓境、國家已置身虎口邊緣的當前，軍政領袖任何歧見，應以民主方式求同，內部的兵爭，適足為敵人所乘，造成國破家亡，當叛軍將士聆聽到此項廣播昭示後，即放下武器而沒有發生戰爭，很迅速地即已將局面撥亂反正，所有參加政變的軍官，亦任其悔過自新，並未判刑。回顧一年來的東南亞自由國家——包括「東協」五國與緬甸，除泰國有此微瀾而外，其餘都可稱為平靜無波^⑮。

(六) 印支三邦的戰亂貧窮困境畢露

反觀赤色的印支三邦，在經濟方面，無不是江河日下。就越南而言，其糧食供應不敷，情況之嚴重已經是無以復加。據聯合國一位糧食專家於訪越後指出：越南如果得不到外國糧食的大量救濟，在一九八一年必然是飢民嗷嗷。雖然河內儘量降低對人民的糧食配給額——從每大口每月平均十四公斤，削減為十一點六公斤，比營養所必須的十五公斤最低水平猶低。越南在八一年生產的穀物較計劃目標短少一百六十萬噸，比去年的不足數字超過一倍有餘；又因外匯短缺，僅能向國外購買八十萬噸食糧，所以不能不讓人民外逃，及大量輸出勞工到蘇俄及東歐國家^⑯。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泰國軍事政變與政局展望」，本刊，第廿卷，第八期，張耀秋著。

註⑯ 八合衆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及「南洋商報」二二、二十八日以「越南面對嚴重糧荒」為題的「社評」。

在物資缺乏，工業生產萎縮的環境下，遂造成了各地物價的飛騰。據一九八一年春間外國記者的調查：越南職工平均月薪為六十至七十元，而物價方面：一塊肥皂為五十元，十片阿士匹靈六十二元，牙膏一枝八十元，一罐煉乳一百元，一條褲子二百元。有職業的人尚且無法維持個人的最低生活，更談不上養家活口，所以大家都在設法投奔自由，或讓家人從事黑市買賣，政府亦無法加以控制。實際上官員們也多半在從黑市商人手中分肥，否則亦難以維持生活^⑥。

河內所訂立的從一九七六至八一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所有生產指標都未能達成，原因是預定投下的資金七十五億美元，由中共所承諾的十二億美元既已中途停止，其餘自由國家所分擔的部份，又在它出兵侵棉後，都已以中止經援作為制裁，只剩下了蘇俄及東歐所承諾的四十五億美元，自會造成此項計劃變為畫餅。至於從八二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能否獲得足夠資金？由於有權核定此一計劃的全黨代表大會，一再延期，迄未舉行，一般多認為此乃新的五年計劃難於定案所致。這固然是苦於外資難求，實際上人力資源也大感枯竭。

從抗法戰爭開始到越戰結束，經歷了卅年苦戰的越南，人力資源本感不足，原欲俟南方統一後，讓將士復員，回到生產線上，但至出兵侵棉，又引起了中共攻擊越北之戰；再加上寮國和南越的叛亂蜂起，亦不能不增派防軍，所以為了應付戰場所需的兵力，越共除將已經回復到生產線上的將士重新召回入營而外，又再行擴軍。至八一年，其正規部隊，已由先前的六十五萬人擴充到了一百廿萬。這些受召入營的丁男，都是經建的生力軍，他如難民大量外逃，在南越，已超過了六十萬人；在北越，亦有廿餘萬華人和山人投入大陸，而這些又都是人力資源中品質較高者。第二個五年不能達成各項生產指標的原因，除金錢的投資不足而外，人力資源的不繼，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個五年計劃無法定案，又何嘗不與此密切相關。

(七) 河內政府改組的幕後

一九八一年，越南曾依據以蘇俄憲法為藍本的新憲舉行了大選。出人意外的，是政府中的最高職位——國務委員會主席並未由黨的總書記黎笋兼任，而落入了長征手中；部長會議的首席部長，則仍由前總理范文同蟬聯，而素友則由第七副總理一躍而成爲排名第一的副首席部長，位於武元甲之前。這顯示年老力衰的范文同退休後，接替其職位的，將是素友，而不是武元甲。同時接替武元甲擔任國防部長的文進勇，與武不和，並由暗鬪變爲明爭，這可能是造成他失勢的主因。文進勇之所以能由參謀總長取代武元甲掌理國防，乃由於後者主張在戰後以「建設熱」代替先前的「戰爭狂」，不適合黎笋的驢武要求，以致文進勇得以迎合這位親俄派領袖意旨而竄升^⑦。

註⑦ 「中越邊境炮聲的背後」，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一、七、二，任鐘撰。
註⑧ 「透視越共領導班子的人事佈局」，《中國時報》，一九八一、七、七，何燕生撰，及《法新社》巴黎七、三十一日電。

至於以親中共著稱的長征從大選中成爲河內政府首腦，其意義究竟如何？無論這是出於黨的安排，或含有民意的表現，都不難窺知越南在戰後一面倒向蘇俄，並與中共兵戎相見而造成南北兩面烽烟的情勢下，已經是重重困難，與日俱增，所以不得不設法與北平謀和。大選後由長征主政，只讓黎笋掌握黨權，可能是爲了藉此造成蘇俄與中共的勢力得以平衡。他如外長阮基石一再表明願與華府建交，並邀請到了美國議員訪越，及送還數名越戰時美國軍人骨灰，此又說明了河內企圖再引入美國勢力，藉以平衡中共與蘇俄。不過這些都是河內的一廂情願，縱令有政府人事的走馬換將，也未必能夠如願以償。

長征於七月大選中上臺，迅即向北平要求重開和談，並以照會送達北平；然而所得到的答覆仍是閉門羹^⑨。因爲中共對越南的企圖，始終是想將河內置於附庸地位，即在越共倒向蘇俄的今天，仍然如此。不過中共現採策略的第一步，是先由越共親「華」派聯合中右各派，俾以聯合政府取代親俄政權；然後再將自由勢力排除。目前托庇在北平的越共親「華」派巨頭黃文歡、受邀到平的前「南解」政權司法部長張如噪和前西貢政府二號人物阮高祺等，已在大陸形成了取代河內親俄政權的影子政府，中共且爲他們編練了武裝部隊，而在越南內部都有各派叛軍，在越共黨內亦有不少同路人。

在高棉，越軍已泥足深陷，進退兩難，一年來，在旱季沒有發動攻勢，且因第五、六號公路經常被游擊隊切斷，更被迫將棉西的前進基地後撤，而在金邊，又與蘇俄發生了領導權之爭。經由越共一手培育而成的高棉「人民革命黨」總書記賓索萬，其所被解除了黨權及政府職務，顯然是因爲他已倒向蘇俄，被河內視爲並不忠實的代理人。在寮國，反共與反越俄的勢力已經合流，且都在雲南設有訓練基地，一旦發動總攻勢，將與棉人抗越勢力分進合擊，再加上中共早在北面首尾相應，絕非河內的兵力所能應付。由這些情勢可以看出：越共建立「印支聯邦」的企圖已成畫餅，且其本身有如壘卵之危。

(八) 結論

新加坡外長丹那巴南在一九八〇年曾經指出：棉戰的長期拖延，受害的只是敵的一方，並不會影響東南亞自由國家的經濟建設，因而勢必形成「敵消我長」。一九八一年所出現的情勢，即可證明他的判斷並非空言。河內固然急於謀求以談判結束高棉爭端，但問題在於越軍撤出後，如何保證高棉不再成爲中棉共合夥支援南越叛軍的後方？不過「東協」所竭力促成的棉人抗越各派聯合政府一旦成立，將由非共棉人領袖分掌政權。由於宋山與施亞努都主張與越南和平共存，不許中共以高棉爲制越基地；且主張越軍撤出後，由「聯合國」部隊入棉接防，並將棉人各派部隊一律解除武裝。此等主張倘能實現，當紓解河內的顧慮。

蘇俄的態度如何？克宮籠絡越南的首要目標，在排除中共的勢力，並以印支作爲它南北鉗制中共的一環。克宮之所以針對河

註⑨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九、十、二版。

內企圖建立「印支聯邦」的野心，支援後者吞察併棉，除爲了達成此一首要目標而外，更在藉此脅迫「東協」接納其所倡導的「亞安體系」，俾後在東南亞排除中共與美國的殘餘勢力，不料「亞西安」與中共聯手反擊越俄侵略，華府又大力支持「東協」國家加強經建。尤其在雷根入主白宮後的一九八一年，美國人民已不再對介入東南亞防務談虎色變，當華府應此一區域盟邦要求而提供軍援的同時，民間資金亦大量投注。這些發展顯然都與克宮支援越軍侵略的目標背道而馳²⁰。

更重要的，爲克宮所擔負的越軍侵棉戰費，至八一年時已由以前的每日三百萬美元增至四百萬美元。棉戰越延長，戰費越不勝負荷。何況「東協」在國際間將俄軍侵阿與莫斯科指使越軍侵棉，相提並論，使蘇俄的侵略面貌益加暴露，國際聲譽益受打擊。無怪布列茲涅夫於九月中旬在莫斯科召集印支三邦首腦舉行的一次祕密高峯會議中，呼籲三邦必須節制軍事行動，應以忍耐外交政策，以期「軟化亞西安」²¹，而此一會議，又緊接在棉人抗越領袖假新加坡舉行三邊會議之後，更足見布某的呼籲，絕非空穴來風。同時，「亞西安」一面儘力促成棉人抗越聯合政府加速組成；一面又由印尼派員前往河內不斷接觸。此外，寮國外長分訪「東協」國家，更可視爲河內遵從克宮指示，向此一區域組織所伸出的和談觸角。因此一般認爲一九八二年，將是東南亞步入和談折衝的一年。

註²⁰ 「雷根政府東南亞政策探討」，本刊，第廿一卷，第二期，拙著。

註²¹ 八法新社V香港電，一九八一、九、十八。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 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 美金 八元
航空 美金 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